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四輯

沈雲龍 主編

中法戰爭資料

佚名輯

文海出版社印行

目次

第一編 奏議

赴粵集兵籌防疏	彭玉麟	一
力戰破敵實情疏	彭玉麟	五
覆奏今昔情形不同摺	彭玉麟	一〇
力阻和議片	彭玉麟	一三
仍宜備戰以惑後患疏	彭玉麟	一五
請接濟劉永福片	彭玉麟	一七
請戰疏	張之洞	一七
劾大臣玩寇疏	潘炳年等	一九
呈請彭雪琴宮保代奏疏	佚名	二一

第一編 論著

越南小志	佚名	二五
------	----	----

澎湖考略..... 佚名 三九

法越交兵記敘..... 王 翰 四〇

越南通商禦侮說..... 王 翰 四二

鎮海防夷圖記..... 孫衣言 四四

鎮海防夷圖記書後..... 孫德祖 四六

諭黑旗將士檄..... 劉永福 四七

解散脅從法人示..... 劉永福 五〇

致法兵酋孤拔書..... 劉永福 五一

佈告天下檄文..... 劉永福 五三

擬上當事論和戰書..... 王 翰 五五

與潘鏡如論劉永福書..... 王 翰 五九

與潘鏡如論持久戰書..... 王 翰 六二

黑旗劉大將軍事實..... 管斯駿 六四

第三編 戰紀

中法兵事本末..... 羅惇縵 六七

甲申戰事記..... 池仲祐 八九

克復諒山大略..... 佚名 九五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www.docsriver.com 商家 本本书店
内容不排斥 转载、转发、转卖 行为
但请勿去除文件宣传广告页面

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福州馬江戰事大略情形.....	鄭丙炎	九九
馬尾江觀戰記.....	羅 瑩	一〇三
甲申越南戰事雜記.....	佚 名	一〇九
踏櫻日記.....	唐景崧	一一二

第四編 詩詞

越南篇.....	黃遵憲	一八九
馮將軍歌.....	黃遵憲	一九一
後海疆.....	李光漢	一九一
戰福州		
戰基隆		
戰澎湖		
戰鎮海		
戰諒山		
戰交趾		
讀史感事.....	馬相如	一九三
諸將四首.....	趙 濬	一九三
羊城軍中有感二首.....	彭玉麟	一九四

赴南寧平作	張羅澄	一九四
喜聞諒山之捷	汪 琮	一九五
書事四首	汪 琮	一九五
賀馮萃帥凱旋作	張秉銓	一九五
賀王朗青方伯凱旋作	張秉銓	一九七
曲江秋（馬江秋感）	張景祁	二〇〇
曲江秋（基隆秋感）	張景祁	二〇〇

第五編 小說

越南覆滅記	葉南子	二〇三
黑旗戰史	東亞病夫	二二二
附一 丙午初稿		
附二 莊崙樵戲文		
中法戰記	王炳成	二五一

第一編 奏 疏

赴粵集兵籌防疏

彭玉麟



欽差大臣太子太保辦理廣東軍務兵部尙書一等輕車都尉臣彭玉麟跪奏：爲法越搆兵，廣東防務吃緊，遵旨前往，會同籌辦。謹將部署大略情形，並起程日期，恭摺覆奏，仰祈聖鑒事。竊臣於九月初六日，承准軍機大臣，密寄光緒九年八月二十三日奉上諭：法越搆兵一事，法人自攻佔順化河岸砲台後，迫脅越南議約十三條，該國情形危急，法使脫理固現乘兵船來津，並有以大隊兵船至廣東尋衅之說，恫喝要求，詭計叵測。南北洋防務，均關緊要，亟須實力籌辦，以期有備無患。廣東兵力單薄，守備尙虛，着派彭玉麟酌帶舊部得力將弁，酌量招募勇營，迅速前往廣東，會同張樹聲裕寬妥籌布置。該尙書接奉此旨後，卽行部署起程，毋稍延緩。南洋海防，着責成左宗棠悉心規畫，妥慎辦理。長江防務，着責成左宗棠，李成謀，督飭各營，認真籌備，均不得稍有疎懈。北洋防務，着李鴻章懷遵本月初九日諭旨，迅卽籌議覆奏。前據吳大澂奏吉林所練防軍，堪以抽撥民勇三千人，聽候徵調等語，著該京卿卽統率此項勇丁，航海來津，以備調遣。現在事機吃緊，該大臣等，務當悉心經營，妥速辦理，以俾大局等因，欽此。臣一介書生，罔知將略，自咸豐初統帶水師，至今數十年，仰蒙累朝恩遇，洊擢今職。今歲巡閱江海事竣，本應遵旨陛見，因奔波廢監，舊病增加，失血過多，時形昏眩，不敢曠職誤公，爰於八月十八日，復瀝苦忱，籲懇天恩開缺，並開除差使，俾臣靜養病痊，再圖報效，尙未奉到批諭。今廣東防務吃緊，時事艱難，朝廷宵旰憂勤，臣一息尙存，斷不敢因病推諉，遵卽力疾遠征，以身報國，畢臣

素志。前摺即蒙恩准開缺，並除長江差使，臣亦萬不敢辭此次廣東之行，以免另簡他員，往反遲延月日，致誤大局。惟查法夷越南構兵，初謂唾手可得，不期越將劉永福起與相持，且屢爲劉永福所敗，刻下形見勢絀，已成觸藩之勢，不得已改途，尋歸粵東，狡詐已極。伏思聖朝柔遠，仁至義盡，該夷應如何感激恭順，乃竟自外生成，日肆欺侮，得寸思尺，搖蕩邊陲。凡有血氣者，莫不髮指眦裂，咸思奮力一戰，以伸同仇敵愾之忱。爲今日計，惟有協力同心，與之決戰，若再容忍，成何國體？將來老成宿將，日益凋零，恐至民不知兵，兵不知兵，將帥安富尊榮，更不知兵，大局何堪設想！有心世道者，潛夜以思，眞若芒刺之在背也。所幸民心堅固，未泯天良，官兵不足，民兵尙多可用，除主戰外，別無自強之策。若論實在把握，雖漢臣諸葛亮復生，不敢言操勝算，所恃者，衆志成城，通力合作，人定足以勝天，理亦足以勝數而已。若必藉譏萬全，畏首畏尾，其如外侮日肆，憑陵何哉？臣德薄能鮮，不知兵，尤不諳陸兵調度。治水師三十餘年，我行我法，惟秉誠實無欺之血忱，不要官，不要錢，不要命。仰仗皇太后皇上威福，得以肅清五省，江南二十餘年無事。臣故只有水師舊部，並無陸師舊部。江海原相表裏，海上有事，江防卽甚吃緊，是臣長江水師得力將弁，不使調歸陸路，招募勇營。若強所不能以爲能，恐遷地弗良，易轍不行，非徒無益，而有害之也。臣既未嘗統過陸師，非若鮑超有舊部陸軍將弁，一招卽集可比。且鮑超奉諭招勇，尙須部署三兩月，始能成行。臣妙手空空，軍械口糧，無從支取，卽或求助他山，至少亦須募勇二三十營，始足以壯天威，更非數月不能成軍。不練卽行，是驅市人而使戰也。且由湘至粵，二千餘里，新軍初立，紀律生疎，雖有軍令，難保沿途不滋生事端。廣東待防至切，而此間緩不濟急，倘因遲延而誤大局，臣更無所辭咎。再四思維，與其在湘募新勇，糜費而不能救急，莫若於粵東就地取材。查粵東義憤果敢之士尙多，臣已函商張樹聲裕寬，遴擇公正廉明紳士，速集團

練。俟臣到粵後，按照陸營規制，給與口糧，慎選營官統領，勤加操練，嚴定賞罰。無事則主守以保衛桑梓，有事則主戰以報効朝廷，有功者保獎，傷亡者賞卹，當可得力，以應目前戰守之需。較之待客兵客餉，緩不濟急者，固不侔矣。閩浙督臣何璟，籍隸廣東，臣已函請其邀約同鄉正紳，竭力舉辦，以期衆志成城。惟軍興以來，餉源支絀，臣一身孤注，百事躬親，少壯不善謀生，至今依然寒士。年近七十，老病相唐，兼以拘謹性成，不能開展。於籌餉實非所能。應請敕下各直省督撫，兩淮兩廣運庫，指撥月餉，源源解濟，以收士飽馬騰之效。臣一面函商左宗棠、江南調撥湘軍江蘇候補道王之春毅字勇一營，暨淮揚鎮總兵章合才合字三營，並請接濟糧餉，尚不知能否允調。又於長江抽調水軍二百名，以作親兵，酌調候補人員，以資差遣。一面函商李成謀，派記名總兵三江營都司顏世玉，前田鎮營都司記名總兵梁永學，以充管帶。接晤湖南撫臣潘鼎新，已調撥勇丁二千名，派記名提督王永章管帶。除接濟該軍糧餉外，並助銀一萬兩，就近調輪船，由海道先赴廣東，以安民心。臣輕裝隨帶跟丁數名，於十月初十日，即由衡州起程，單騎入粵。臣從前足跡未至嶺前，於水陸形勢不熟，必須趁法兵未到之先，察看布置。若法兵先臨城下，臣到後即當另籌辦法。現以附片密陳。俟會商張樹聲裕寬妥籌布置，再行會奏外，理合將遵旨部署大略應急情形，並起程日期，先行恭摺具報，上慰宸念。是否有當，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附片

再法兵雖經別由西貢奪佔越南順化河岸砲台，而叠據七月二十八日，八月十九等日，劉永福屢獲勝仗，有擊沉兵船之說，證以官商家信，事屬不虛。法人進退維谷，遂爾尋衅粵東，爲虛聲恫喝之計。臣

此次赴粵，如法兵先已薄城，則順化河內一路，守備自必空虛。緣法夷遠涉重洋數萬里，人數必不能多也。臣擬一面協守，一面密咨雲貴督臣，廣西撫臣，各派驍將，領精兵數千，督同劉永福所部，出其不意，攻其不備，疾趨順化河內，及西貢敵營，覆其巢穴，使該夷無地盤踞。則犯粵之軍，勢將潰退，越南未必不可保全。應請密諭滇蜀各督撫，預先布告，乘機赴會，冀成通力合作之功。查法人之強，不及俄人遠甚，前歲俄人百端要挾，若非皇上赫然命將，戒備森嚴，彼亦何由俯首就約？今法兵屢爲劉永福所敗，伎倆已可概見，而議者必謂法兵不可輕敵，未免爲虛聲所怵，墮彼術中。倘再任其要脅，勢將何所底止？此次能力圖自強，則各國皆不敢存輕視中國之心，可以一勞而永逸矣。謹附片密陳，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附片

再師以曲直爲老壯，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古之制也。現在通商二十餘國，而法人獨敢吞噬越南，志在窺我滇邊，垂涎銅礦之利。各國坐觀成敗，殆先以法人嘗試中國耳。然使法人竟獨擅富強之利，則諸國又將因妬生忌，不令獨占便宜，此情勢所必然也。目下既命將出師，自應將不得已而用兵之故，明白宣示各國，使知其曲在彼，因以攜其黨而敗其謀。應請敕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照會通商之二十餘國，告以各國通商有年，彼此利益，各守條約，無詐無虞，此萬國公法所從出也。乃法國包藏禍心，明知越南世奉中國朝貢，而竟恃強陵弱，違約稱兵。朝廷早欲應援，以恐傷和好，隱忍未發。前日法使脫理固竟乘兵輪來津，有大隊兵船至廣東尋衅之說，恫喝要求，詭計叵測。我皇帝赫然震怒，命將視師，彼若前來，卽與決戰。兵端開自彼國，不得已而爲應敵之師，曲直之判，皆諸國所周知也。第海上用

兵、商船塞足，於各國通商事務，不無妨礙。以一國違約之故，致礙全局，咎有專歸，想諸國自有公論。又中國軍民，不識外國旗號，將來戰守之際，誠恐各國商船經過，軍民誤認敵船，致有波累，亦須預防，以免輕囑。如此立言，明示利害曲直之故，諸國必不敢暗中助逆。至預防輕囑一層，自占地步。竊謂無論有戰事無戰事，而此項照會，似在必行。倘別有要求，亦斷不可輕易允許。臣愚昧之見，是否有當，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施行。合併附片密陳，謹奏。

廣軍會合桂省主客各軍力戰破敵實情疏

彭玉麟

竊惟廣東奏派馮子材王孝祺兩軍入越協勦，嘗於上年十二月奏明在案。至本年正二月間，諸軍保關復諒，大挫凶鋒，當經前廣西撫臣潘鼎新隨時電奏。臣等僅於桂電所不及者，間有奏陳。惟來電與各路稟報，頗多異同，深恐或有參差掛漏，即不足以服將士之心。現在款議粗成，邊防猶亟，謹將詳實戰狀，上爲皇太后皇上陳之。查上年十二月，法虜大股自船頭來犯。十九日，攻谷松。二十九日，陷諒山。本年正月初九日，入鎮南關。桂軍將領楊玉科戰歿，董履高重傷，諸軍多潰。惟蘇元春所部，及陳嘉六營尙完。於是法踞諒山，於關外十里之文淵州，築台安砲，爲堅守計。龍州爲全軍後路，商民驚徙，游勇肆掠，逃軍難民，蔽江而下。廣西全省大震，自太平南寧，以達潯梧，皆電報所通，水路所達，紛紛告急請兵，桂林空虛，倥傯籌備。先是幫辦軍務前廣西提臣馮子材，暨廣西右江鎮總兵王孝祺，於臘月先後抵龍，而募軍未足，裝械未齊。王孝祺率數營馳援出關，而諒已潰。馮子材原有之八營，尙在東路，僅帶中軍兩營，駐龍州。元旦聞警，乃留一營彈壓根本，親率一營至越南關，與王孝祺軍攔截潰勇，一面調八營來關晤商。撫臣潘鼎新告以守關無須該軍，令仍顧東路，遂以所部全紮關外，

按站親往督剿。初九日，南關告警，復檄西援。十二日，閉信折回，時法已於十一日晨焚關自退。馮子材素有威惠，爲桂越人心所嚮，還入關，衆心稍定。乃建議，於關內十里之關前隘，跨東西兩嶺間，督所部築長牆三里餘，外掘深塹爲扼守。計謂桂軍宜稍養銳，自任以所部萃軍守之，營於嶺半。令王孝祺勤軍屯於其後半里，許爲犄角。當是時，幫辦軍務署廣西提督臣蘇元春毅新軍，陳嘉鎮南軍，俱屯幕府，在關前隘之後五里。蔣宗漢廣武軍，方友升親軍，俱屯憑祥，在幕府後二十里。潘鼎新率軍屯屯海村，在幕府後六十里。魏綱鄂軍屯艾瓦，防芄封，在關西百里。王德榜定邊軍屯油隘，專備抄截，兼防入關旁路，在關外東三十里。獨廣軍兩枝當中路前敵。時值北海封口，西電皆謂法將由欽廉攻南甯，斷桂軍後路。而廉州並無統將，臣等因桂軍漸集，擬調馮軍回顧欽廉，又恐難於移動，當經電奏，調廉仍令馮子材酌度進退緩急。一面詢商該幫辦，或全移，或只調兩營，或全不移動，聲言即日東援，以定衆心，聽其斟酌。因潘鼎新履電，不以馮軍爲得力，必不肯言留，故令該幫辦自酌，知其力任大局，必有權度。旋接潘鼎新覆電，謂蘇元春自芄封調回，卽令馮軍回廉。馮子材覆電，則言該軍吃重兩營，亦難移調，當卽電復，令其專顧桂防，不必援廉。此正月中旬以後廣軍布置扼守前敵之實在情形也。於時馮部全軍已成，桂軍休息漸定，越人密報，法將出扣波，襲芄封，攻牧馬，繞出南關以北，且斷唐景崧馬盛治兩軍歸路。蘇元春率軍，暨魏綱軍，趨芄封，以待馮子材遣五營扼扣波以逸之。二十七日，法數十騎率教匪至芄封，官軍正在驚走，扼扣波之馮軍突出奮擊，法人敗遁，獲其駝軍火大象一，擒匪黨一。二月初二日，法人又爭扣波，遇馮軍，脫洋衣洋帽，掛林木而竄。芄封卽長定府，法以越官長定府知府給己，殺其子，遂無西犯意。馮子材請於潘鼎新，調蘇軍還中路。法揚言將以初八九日犯關。馮子材料法必於初七日禮拜一出兵，決計先發制敵，羣議多不欲戰，潘鼎新以士氣未復止之。馮子材力爭，

率王孝祺軍，於初五夜出關襲敵。山有賊壘三，安巨砲，我軍已入街心，自五鼓戰至初六日午刻，賊益盛。王孝祺馬中砲斃，易騎戰，率兵十由山後攀崖而上，破其二壘；斃賊甚多，賊敗走，我軍傷亡亦多。未刻，我軍餓疲乃還。此二月初五初六兩日，廣軍倡議出關力戰，破敵之實在情形也。初七日，法果悉起諒山之衆，併力入關，直撲關前隘長牆，攻廣軍營壘。馮子材告諸軍曰，法再入關，有何面目見粵民，何以生回？王孝祺以淮軍爲龍州人所詬病，諸軍多輕之，憤甚，皆誓與長牆俱死。法以開花砲隊循東西兩嶺互進，向下轟擊，以鎗隊撲中路。法謂越人皆馮內應，乃以眞法兵居前，黑兵次之，西貢洋匪又次之，教匪客匪在後。砲聲震天，遠聞七八十里外，山谷皆鳴。槍彈積陣前，厚者至寸許，我軍死戰傷亡殊多。東嶺新築五壘未成，爲敵攻踞其三。王孝祺自率小隊抄敵後仰攻，敵稍却。戰至中刻，蘇元春援軍至，合力拒戰。諸軍竟日不食，至夜仍未收隊。是日王德榜自油隘出軍夾擊，踞文淵之對山，與敵鏖鬥數時，互有傷亡。遇賊連軍火乾糧之馱馬無數，逐之，皆返走，法糧械遂不得入關。初八日清晨，復大戰，賊來益衆，砲益緊。馮子材居中，蘇元春助之，王孝祺當右，陳嘉蔣宗漢當左右路，卽東嶺。敵砲最猛。馮子材與諸統領約，有退者，無論何將遇何軍，皆誅之。復於各路設卡，以截殺逃者。馮子材王孝祺各刃退卒數十人。賊勢狂悖，至已薄長牆，或已越入。馮子材年將七旬，短衣草履，持矛大呼，躍出長牆，率其兩子馮相榮馮相華搏戰。將士齊開柵門躍出。諸軍視馮子材如此，無不感奮。關外游勇客民千餘，聞馮子材親自出陣，亦來助戰，伺便隨處狙擊。馮軍扣波五營，自關外西路來，夾擊其背。於是諸軍合力死鬥，短兵火器雜進。王孝祺部將潘源率隊擡鋒，袒臂裸體，衝入敵陣，故所部勦勇，傷亡最多。陳嘉等合擊。而王德榜之軍，亦自關外夾擊東嶺之背。遂將三壘全數奪回。是日，王德榜自清長出軍前谷待，敵援賊至，率隊衝之，賊截爲二，援賊因回槍擊德榜軍，我軍奮擊，大勝。部將

張春發蕭德龍戰最勇，斃法僧甚多，餘衆敗走，獲其騾馬五十餘匹，所馱皆槍砲彈麵餅洋銀三罇。德榜遂自外夾擊東嶺，奪回三罇。法慶戰兩日，彈砲已盡，而後收隊，軍火被截，惶懼無措，頃刻間砲聲頓息，遂大潰。我軍任意斬殺，賊翻崖越澗而竄，教匪路熟先逸，法兵多殲，此戰所斃法兵黑兵千餘，法僧數十，客匪教匪數百，逐出關十里而還。是日，馮子材王孝祺身畔，屢有開花砲子墜落未炸。我軍曩與法戰，被挫之時，卒皆陰雨霖霖。是日天開晴霽，風日光明。此初七初八二日廣軍會合桂省主客各軍血戰大捷之實在情形也。初十日，馮子材親率十營出關，攻文淵州，法匪望風而逃，追擊斃紅衣法僧一，遂復文淵。法以越官文淵州知州馮，剖其腹殺之而去。十二日，諸軍三路攻諒，法闕諒城固守，並扼對河北岸之驅驢墟。墟有王德榜舊壘，甚固。黎明，王德榜進攻之，士卒多傷，斃其六畫總兵一。午後，諸軍至，王德榜與王孝祺兩軍戰尤力，傷亦多。孝祺部將潘瀛，執旗先登，諸軍並進，克之，法涉水而逃，併守諒城。十三日，五鼓，馮子材軍楊瑞山劉汝奇等濟渡河攻諒。辰刻，克之，獲其軍械米糧無數，皆納之於官，軍無私焉。諸軍大至，法悉衆遁，分兵追剿，桂軍楚軍追中路，廣軍追西路。十五日，陳嘉攻谷松，賊勢仍悍，王德榜力援，克之，斬三畫法僧一。馮子材軍追賊至觀音橋，破其巢。同日克復屯梅，屯梅卽長慶府。牛擒五畫法僧一，遂進軍克拉木，逼攻郎甲。郎甲卽諒江府。王孝祺進軍貴門關。連日諸軍追殺，搜獲法兵極多，盡復去年官軍所駐邊界。此初十日至十五日廣軍會合諸軍分兵追剿獲勝復界之實在情形也。越人久苦法虐，聞馮子材此次起家治兵，欣若望歲，越官越民，多來入關通款，當卽密布開牒，宣慰招徠。及克諒後，遂慨然盡掃北圻之計。越官北甯總督黃廷經，糾集各路義民，立忠義五大團，二萬餘人，皆建馮軍旗號，供糶米，作鄉導，或分攻，或助戰。北甯城內逃潰大半。李楊才之弟，在北甯來報，官軍破郎甲，彼卽率衆內應。馮子材各許官賞，分給旗榜。

河內湯揚太原等處，皆密受約信，紛紛叛法。西貢亦以重金購線通款，已令莫善喜一軍由欽州襲廣安。時唐景崧一軍，亦由牧馬進窺太原。馮子材已定於二十五日，親率全軍進窺北甯，並率勤軍同進，適逢停戰撤兵之旨乃止。前軍馮紹珠麥鳳標等，於二十九日尙攻郎甲，是夜前軍聞旨，乃還。自三月十四五日起，廣桂楚鄂諸軍，連環捲紮，至二十日，皆撤入邊。馮子材之軍，分屯樟山鎮南關彬橋等處。王孝祺軍屯彬橋。此二月十六日以後，三月二十日以前，廣軍進窺北甯，遵旨凱撤還界，屯防關內之實在情形也。竊惟法虜自去秋敗盟以來，擾閩閩台，增兵踞越，攻犯桂軍，詭陷關失，以後大局岌岌，此戰若再不利，則南太將危，欽廉隔絕，兩粵事體，殆難措手。幸賴國家威福士宏遠，詔令嚴明，諸將同心，士卒效命，遂獲大捷。克復越南一省一府一州，擒法酋六至一畫數十，法提督尼忌理亞重傷，法之精銳盡殲，客教離散，全越驚擾。法人自謂入中國以來，未有如此次之受鉅創者。時滇軍亦獲大捷。於是法都震攝天威，舉國嗟怨，將其外部花利罷黜，倉卒乞款。聖上寬仁，不欲黷武，俯允其請，休兵息民。是此戰勝負之所關，實非淺鮮。在前敵親見戰事者，僉言法二次犯關，非有生力大軍，難遽言戰，非馮子材劍築長牆，與王孝祺合軍死守，則諸軍無所依倚，更無戰守之法。當初六七廣軍苦戰兩日之後，非蘇元春軍往援，陳嘉蔭宗漢力拒東嶺，則馮軍亦將不支。非王孝祺馳次肉薄陷陣，橫衝敵壘，則馮蘇諸軍亦不能取勝。非王德榜截其後路，斷其軍火，關內外夾攻，則亦不能如此大潰。然非馮子材之素待人心，忠勇奮發，鎮邊安民，戰掠收潰，設險阻戰，料敵情，散賊黨，廣援應，則法亦不至如此摧破瓦解，惶駭遠遁。故諸將皆有功，而尤以該幫辦為功首。然非李秉衡之廉勁公誠，堅鎮龍州，力持危局，上匡撫臣，下調諸將，弔死恤傷，多方慰勞，以撫殘軍，苦心掙節，悉力供賞，以勵勇士，糧餉軍火，不分主客，隨宜接濟，則諸將亦不能成功。該護撫臣之搖挂挽回，其功不細。凡此皆參考各路電

報，稟兩，來訪關內外軍民輿論，並詢訪自龍來粵人員公論確情，俱出之一轍。其廣軍屢次出力傷亡員弁勇丁，已由臣之洞咨照蘇元春李秉衡愛同軍奏，請獎卹，不致慮有淹沒，聖主明見萬里，優獎戎行，其應如何特頒懋賞，朝廷自有權衡。惟是敵情軍勢將路民心，臣等既考察詳實，不敢不詳晰上陳，不惟知以前之戰狀，亦可籌後日之邊防。

遵旨覆奏并陳今昔情形不同摺

彭玉麟

奏為疊次欽奉諭旨，嚴申軍令，恭摺覆陳，並將今昔情形不同，時移事異，言易行難，瀝陳下忱，仰祈聖鑒事。竊臣前奉軍機大臣密寄，光緒十年閏五月初七日，奉上諭，本日閱張樹聲遞到潘鼎新電報，法兵攻撲觀音橋營盤，我兵槍砲互擊，於本月初三日獲勝，殺斃法人千餘，生擒多名。此文詳自彼聞，原非中國違約。惟洋人狡狠，若為滇粵各軍所扼，不能得志，必將四出滋擾。廣東與越南切近，首當其衝，現在張樹聲行將交卸，張之洞甫經赴任，諸事生疎，該處一切防務，彭玉麟務當妥籌兼顧，以期嚴密。至該尚書密陳一切，仍遵初四日密諭，不動聲色，豫為布置，一俟奉有電音，即可照機辦理。惟此事關係重大，須慎密圖維，勿稍孟浪。將此由六百里密諭知之，欽此！閏五月十六日，又接總署轉電，本日奉旨，彭玉麟在粵辦防，忠誠奮發，布置周密。現在法國雖仍來講解和議，尚未大定，防守更關緊要。該尚書仍令督飭各軍，實力備禦，勿稍鬆勁，欽此！伏讀之餘，莫名感奮。臣值此時艱，備防嶺嶠，與粵臣悉心籌畫，雖瀕海各要隘，粗有布置，何敢言盡臻周密。猥荷恩綸，懷慚何似。惟有實心實力，勉勵圖維，以期無負皇上委任之至意。署督臣張之洞履任後，與臣熟議海防諸務，意見悉符。臣隨與張之洞張樹聲倪文蔚乘坐小輪船，巡閱各海口數日，悉心商酌，察其險要兵單之處，添募勇營填

紮，以爲各砲台游擊策應之用。沙角在虎大角門之外，爲省城第一重門戶，最關緊要。飭記名提督龔雲慶添置兩營。大角與沙角對峙海中，情形吃重，原駐兩營，太單，飭記名提督王永章亦添兩營。魚珠爲入省城陸路總要，與常洲沙路唇齒相依，飭署廣州副將記名總兵鄧安邦亦添兩營。又於虎門內署水師提督方耀所守威遠砲台後山，亦添三營，以爲威遠防軍接應。至省城河南，向本空虛，飭署陸路提督鄧紹忠新添兩營。隨機策應。查虎門以西，有崖門橫門虎跳磨刀等六門，其水雖淺，而小輪船可直達佛山鎮，以掛省城之背。張之洞商之方耀，派員雇募拖船二十號，配足水勇，分守陳頭五斗口一帶河面，以顧省垣後路。又調集各差遣小輪船十號，紅單船十號，駐泊橫擔左右，以爲沙角虎門各砲台應援。又派小輪船十號，並紅單船四號，駐泊黃埔一帶，以爲常洲沙路魚珠各砲台應援。如此節節水陸設防，較前似稍爲嚴密。萬一有警，尚可無虞。聞五月二十五日，接北洋大臣轉寄總署電音，二十四日奉旨，法國巴使，逗遛上海，不來天津議約，並據各處電報，孤拔有集兵船他駛。佔據中國地方爲資，索賠兵費之說。無即要求，萬難遷就。海疆防務吃緊，首沿海各省將軍督撫統兵大臣等，密飭各軍，嚴防以待。一面廣爲偵探，倘有法軍前來，按兵不動，我亦靜以待之。如果撲犯我營，或登岸肆擾，務須并力迎擊，並設法斷其接濟，期於有戰必勝，如退縮不前者，立即軍前正法，欽此。本日又欽奉懿旨，各營士卒，奮勇有功者，除破格施恩外，並發給內帑獎賞。將士卒從軍，已先賞給江南福建廣東各營平安丹各十萬匣，其餘各省，以次給賞，即傳知各軍勿悉，欽此。仰見聖明洞燭萬里，妙協機宜，莫名欽服。粵東地處炎方，軍士荷戟長征，時值瘟疫流行，十常四五，正多死亡。仰荷聖慈，許以破格之恩施，軫其暑雨之疾苦，臣當即宣示各軍，莫不踴躍歡呼，咸戴懿德，回生起死，感激涕零。至沿海一帶，已嚴飭設法斷其接濟。竊該夷稱兵犯順，務必奮戰直前，不容稍有退縮。若彼按兵不動，臣亦斷不敢輕舉，以啓

他時。六月十五日，接總署電音，十四日奉旨，現在閩防日緊，沿海防務，亦均吃重，彭玉麟素有遠略，着於廣東應留防軍外，豫備二萬人，德候調遣，或就原統之營整練，或招募壯勇足數，悉由該尙書酌辦，欽此！六月十九日，又接總署電音，十八日奉旨，彭玉麟等派營援閩，力顧大局，殊堪嘉尚。現在滬議未就，法情叵測，萬一決裂，必宜出奇制勝。潘鼎新岑毓英務將現駐關內各軍，切實訓練，聽候調遣，彼此聯絡聲勢，庶足迅赴戎機，牽制敵勢。廣東能否別出奇兵，向欽廉小路前進，着彭玉麟等豫爲籌畫。或別有制勝之策，均著電奏覆旨，並著潘鼎新迅即知照岑毓英一體遵辦，欽此！臣聞命自天，悚惶無地，欽奉之下，除督臣張之洞張樹聲，撫臣倪文蔚，會同臣由電音覆奏外，而微臣區區愚忱，尙有不容已於縷陳者。自關外各軍，奉閩五月二十二日上諭，盡行撤退入關後，該法夷無復後顧之慮，肆行猖獗，以致橫行東南洋面，探瓊州，駛上海，窺福州，欲逞其志。昨接兩江總督臣曾國荃電報，該夷復奪據雞籠砲台，恣睢憑陵，要挾鉅款，凡有血氣，莫不憤切同仇，咸思一戰，以翦此凶頑。蒙聖訓必宜出奇制勝，仰見廟謨廣運，宵旰憂勤，欽服無量。臣伏思今昔事勢既大不同，軍情亦因時而異。若諒山興化各軍未退入關以前，可以密行詭道，表裏夾擊。臣率全部十四營，由欽廉度十萬大山，過五洞，出越南，密約岑毓英潘鼎新，會劉永福，分三路前進，再以海外兵船，載一萬人，暗駛大洋，水路兩面夾攻，奇兵四合，可期一鼓掃蕩，收復山西北軍，直搗西貢，傾其老巢，制法死命。無如此時滇桂各軍，盡行撤河內地，全越皆歸法有，彼必布置周密。卽劉永福素稱善戰，膽略自雄，計此時進退無據。我縱冒險出奇，由欽廉小路，間關入越，越中已無我軍一人一騎。岑毓英潘鼎新東西懸隔數千里，聲勢梗塞，援應無從，孤軍深入，自蹈危機，兵法所忌。是所謀以制人者，轉爲敵謀以制我矣。此理甚明，人人知之。臣非敢苟且偷安，取巧推諉，自羅罪戾。蓋今昔情形迥異，勢有不能，非不爲也。至奉

旨籌籌二萬人聽候調遣，臣於粵中人地生疏，一時營哨等官，揀擇不易，且軍裝餉項，一無所出。曾密商督撫臣張之洞倪文蔚，亦苦無力接濟，時勢急迫，不能迅速爲計，焦灼萬分！臣愚愍成性，誠實自矢，不敢爲欺，屢蒙顯皇帝溫旨嘉獎，自顧愚劣，抱愧五中。今則孤負天恩，實屬罪戾滋甚，咎無可辭。爲今之計，惟有謹遵閏五月初七日上諭，事體關係重大，總須謹慎，不敢稍涉孟浪，致憤大事。並仰遵屢次上諭，會合督撫臣並張樹聲密飭各軍，嚴防以待。儻法兵前來撲犯，躬親前敵，督率各營將士，并力迎擊，務期有戰必勝，不敢畏葸，以取愆尤。謹將體奉諭旨，并今昔情形迥異，所謀言易行難各情，恭摺瀝陳，不勝惶恐待罪之至。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力阻和議片

彭玉麟

再臣正封摺間，適接督臣張樹聲緘致總署電音，得悉署直隸督臣李鴻章方與法會議款，聞之不勝駭異。伏維法夷犯順，率土同仇，臣昨奉光緒十年三月二十六日上諭，飭臣等振刷精神，竭誠籌辦防務。臣當宣示各軍，莫不踴躍歡呼，激昂思奮。乃甫數日，而忽有議款之舉，得毋阻赴義之心，而損敵愾之氣。況今日法夷有斷斷乎不可款者。臣素愚戇，忘其旨昧，有不容已於言者，請爲皇太后皇上一陳之。法夷無端生衅，殘我屬國，及我出師保護，又復肆其豕突，撓敗我師，迄今並未大加懲創，遽與議和，何以張國威示天下，不可許者一。法夷並未受創，翻然請款，是必中藏詭譎，或怠我師，而徐乘其後，或謀緩我，而誤以多方，其害無窮，不可許者二。既與議款，不索兵費，更爲叵測，該夷惟利是視，忽棄目前所索巨萬之費不言，但言越境通商，其中不免有詐，恐將來必有十倍取價於後者。瘠中華以奉島夷，飾目前以饒邊患，不可許者三。以一外強中乾之法夷，憑陵我藩服，吞噬我疆土，堂堂中

華，不動遠略，不問其罪，轉降心相從，以就其和，使之此次得志，而效觀法夷者，必信然環向而起。是款一法夷而轉來無數法夷也。羣謀日滋，隱憂方大，不可許者四。雲南物產富饒，五金之礦，翠玉之瑣，豎稱於世，久爲西人所垂涎；若與議款，必由蒙自以內，許其通商，迫爲日既久，形勢險隘，彼皆周知，廣傳邪教，以張羽翼，一旦竊發，不惟通商，將何以支，不可許者五。此五不可者，人人知之，備漫不加察，貿貿焉與議和，以爲國計萬全，臣固未敢信也。法夷自通商以來，前於天津教堂一案，卽思起端，以償其所大欲，適爲普人所竊，中止。旋即狡謀越南，爲自強之計。我中華果以全力決勝，審甲兵，籌餉分量，彼族萬難久待，故先爲恫喝，以速其和，又貌爲恭順，以了其術。其實足賊伎倆窮矣！此揣敵情而可戰者一也。我朝以神武開基，將帥得人，遠軼前古。嗣平髮捻之亂，亦忠勇輩出，賈其餘勇，似足定邊。憶前議防俄之時，奉旨著京外保薦人材，卽以將才不易，存者什一爲慮。再閱數年，老成凋謝盡矣，雖攘外不必定用安內之才，而有識究須有膽，易若及時精選宿將，俾講求以柔克剛，以散敵整之法，以盡其長？此論將才而可戰者二也。道光年間，夷釁初開，廣東三元里團練，義舉至今猶在，此外各省，因事激憤之案，層見叠出，亦見民間不平之氣，不可遏抑。越南劉義，亦中華民也，竄伏荒裔，自全不暇，猶能尙義，屢殲法夷，各省山陬僻壤，不乏英豪，聞與夷戰，莫不聽雞起舞，其發雄心，願效死力。此察民情而可戰者三也。查萬國公法，有可節取者，在戰分義與不義一節，如興戰不義，傷志天理，不獨可以理喻，並可以力止等情，深與齊人伐燕之義暗合，亦足徵萬國之公也。我朝廷一面通飭各督撫臣，大張曉諭於通商和好各國，極力保護，專與法夷絕好，准各義民誅其天主教士，燬其天主鬼樓，罷其駐京法使，撤其生意馬頭，既銷萌蘖，不虞支蔓，此採公法而可戰者四也。語云，師直爲壯，曲爲老，今兵端自法夷開，窮兵黷戰，掠地爭城，欺侮太甚，實爲萬國公法所不

容。宜歷數法夷罪狀，布告中外，使咸知理曲在彼，直在我，不得已而用兵伐罪，明有日月，幽有鬼神，共鑒此衷，應蒙默佑。此卜天理可戰而決必勝者五也。有此五可，亦人人知之，儻失此機宜，恐我中華永無自強之日，其將如天下後世之非議何？伏乞我朝廷乾剛獨斷，嚴飭沿海各鎮吏，及各將領，防務不可一刻稍懈，尤須洗心易慮，臥薪嘗膽，各矢天良，修矛借作，憤切同仇，以與法夷從事。臣雖衰朽無似，斷不敢惜此病軀殘喘，稍存畏葸，尙當獎率將士，爲各軍先。惟宜和宜戰，大局攸關，聖明洞鑒，自有權衡，原非臣下所敢妄議。微臣老病昏眊，在軍言軍，謹冒昧將所有不可款而可戰緣由，披瀝附片具陳，不勝惶悚待罪之至。

欵議雖定仍宜備戰以愆後患疏

彭玉麟

竊臣前接總署轉電，光緒十一年二月二十二日奉旨，法人現來請和，業經允其所請，約定越南宣光以東，三月初一日停戰，十一日華軍拔隊撤回等因，欽此！臣比即電致總署，萬萬不可先撤兵，中其狡謀，乞爲代奏。二十七日，復接總署轉電，本月二十六日奉旨，彭玉麟電奏請飭統兵諸臣，仍紮原處等語，撤兵係照津約，斷難失信，昨已將辦理此事全局利害論知張之洞，着即給與該尙書閱看，自可了然。且撤兵回界，仍係將軍嚴防，彼即挾詐背盟，我亦有備無患。該尙書等惟當懷遵前旨，迅速辦理，毋誤事機，欽此！伏讀之餘，仰見聖謨深遠，籌策萬全，於議和息兵之中，仍寓思患預防之意，莫名欽服。但微臣區區愚慮，尙有不能已於上瀆宸聽者，請更陳之。我聖朝政崇寬大，待島族過於優容，決無自我橫啓釁端之事。彼族知其然也，而以爲畏之，遂日肆其欺侮，而悍然罔顧。然如琉球之未復，伊犁之讓界，兵端未開，猶可說也。此次朝廷赫然震怒，命將出師，迄今三載，本年二月十三日，諒山大捷，天討

方張，乃許約忽以款局終事，墮其術中，益見輕於彼矣。彼族犬羊成性，梟獍爲心，如市井無賴小人，惟利是圖，安知信義？挾其趨利之心，存一見輕之意，見我之兵衛旣撤，全恐悉爲彼有，險要已失，藩籬洞開，安有不乘機侵軼之理？若待至此而始悔失計，不亦晚乎？且上年津方定約，彼即犯越之觀音橋，我兵方撤入關，彼即肆擡台灣，前事固昭昭可鑒，今復狙其故智，以款欺我，我復信之，堂堂中華，任其玩弄於股掌，而毫不省覺。臣愚，恐諸國聞之，謂吾華之易與也，亦必從而生心，羣思因我以爲利，邊鄙之患，其有已時哉？抑臣更有慮者，西國覬覦中土，多歷年所，彼其用兵於我，忽而請款者，夫豈有愛於我，而講信修睦哉？其必有所圖也，明矣！自海上告警以來，召將徵兵，購船製械，天下騷然，糜餉已數千萬。及布告粗定，兵機漸利，彼乃以一和字誤之，而我所用經費，盡成虛擲。如此行之數四，海內罷敝，勢必不支，不得已一惟和之是從。自是，當事者以和爲得計，無復自強之謀，領兵者以和爲固然，潛銷致果之氣，邊疆要隘，又以履和之故，武備懈弛而不修。一旦黠虜挾其堅船利砲，號召彼類，環起而與我爲難，其時財用旣匱，兵氣不揚，天下大局，將有不堪設想者！此其用心至深，設謀至毒，而其勢殆將必然。故臣每一念及，輒中夜以呻，繞帳傍徨，不能一刻稍安也。昔越宋南渡，韓劉諸將百戰抗金，岳飛力圖恢復，長驅北向，幾復中原。乃秦檜主和，金牌遽召，遂終宋之世，訖不復振。何則？戰則氣以厲而彌奮，故可進於強，和則氣以暖而益偷，故日趨於弱，宋之往事，固其明效大驗矣。方今款議已定，自難中改，然點虜無信，事未可知。伏乞嚴飭沿海各疆臣，及各將領，嚴備陸師戰守外，瀕海如天津吳淞福州廣東台灣等處，應趕緊添造大小鐵甲戰船，每口至少必須十餘隻，各另成一軍，募各海島精壯漁戶，熟習風濤沙水之性者，編爲各船之勇，免使爲敵人募用，以成奸細。精選久於水師，身經百戰健將爲之管帶，勤加操練，靜以待之，庶幾立自強之基。萬一敵復敗盟，焚焉思逞，

永絕其好，一意從事於戰。內外臣工，復有敢以議款之說進，而損威納侮者，應請照十年七月十五日上諭，交刑部治罪。嚴旨誅切，自宜懷遵，斷不可一誤再誤，仍蹈故轍，圖一時之苟安，貽無窮之隱患。惟務聲罪致討，大舉捷伐，必令俯首帖耳，就我銜勒，不敢復肆鴟張而後已。如此，則國家之威靈遐暢，彼族之竄回靈結，四海永清，寰宇蒙庥矣。微臣愚懇，不知避忌，謹披瀝血忱，由驛馳陳。

請接濟劉永福片

彭玉麟

再越將劉永福，本粵西網民，竄身交趾，及越法起畔，遂能糾衆堵拒，相持數年，大小數十戰，屢挫凶鋒，賊其梟帥，爲越南之保障。固中華之藩籬，其功亦云偉矣。後雖兵勢稍弱，退守保勝，然其聲威，猶震於秦西諸國，莫不嘖嘖目爲異人。而法夷屢受其創，尤欲得而甘心。伏乞密飭雲貴督臣，加意接濟其軍火餉項，無或調乏，俾得一意堵禦，毋致陷敵。以快仇讎。卽令和議有成，可否仰邀逾格鴻施，授以邊方武職，移紮內地，以示朝廷護惜之意，且旌其敵愾之忱。臣因邊才難得，宜加保護起見，是否有當，謹附片具陳，伏祈聖鑒訓示，謹奏。

請 戰 疏

張之洞

山西巡撫，臣張之洞跪奏，爲屏藩宜固，凶暴須除，勦一日之干戈，靜萬年之邊圉事。竊自古稱附庸者，欲大國爲之保障，而排難解紛也。貢賦有期，罔敢廢弛。今越南素稱臣服，盟府昭然，朝貢未敢稍遲，萬國咸知所仰。在法人本不得以強弱相凌，縱有得罪，亦當上告天朝，自有定議。茲乃心懷狠恣，蕭政啓端，公法難容，天良何在？我聖朝當聲明其罪，爰興伐暴之師，不可游移自弱。而議和者

曰，法人鯨吞方肆，向有啓釁之心，倘我朝與師於越南，必將藉口而來，方今國庫未充，將何以戰？然臣以爲不足懼也。爲此議和者，實欲貪保祿位，偷安旦夕耳。現在庫雖未充，而設計籌之，未必不成巨款。議和者又曰，法人船堅砲利，堅忍耐戰，倘沿海而來，窮年累月，將奈何？然臣又以爲不足懼也。近年各省機器局，歲費數百萬，無非爲修戰之用。今若不能出禦，將安用之？且法人遠涉而來，勞逸之勢，主客之形，懸殊天壤，若更不能一戰，將何以振國威而保附庸也？夫義師一出，先得人心，况法軍屢敗，利正可乘，若待其重兵烏集，復整三軍，則勝固未見其易。今如與法人戰，其計有三，一曰作氣，二曰設防，三曰定將。作氣者何，法人暴虐，舉國皆知，茲更用兵於越南，藐視中朝，國人皆曰可殺也。伏望明諭邊臣，評其曲直，並飭各鄉閭整備以待，申明大義，加以賞格，必當敵愾，共戴仁威。設防者何？大約閩粵滇南，江南北津等處，皆在宜防，雲南最近，似最急。然雲南地多原野，正我朝用武之地。彼登陸而來，則虛實更變，必不深知，是雲南一路可無虞也。閩粵雖近海，似戰船易以進攻，然當論邊臣，嚴飭將士，責無旁貸，且於要處多築長堤，以助砲台之用，更調戰船以資守助，是閩粵一路，可坐而戰也。江南一路，乃戰船聚集之處，左宗棠卓識多謀，必有禦敵之策，可保無虞。天津逼近神京，當選才員勁旅，駐以重兵，設以埋伏，彼千里而來，其能操必勝之券乎？定將者何？岑毓英威振滇黔，法人最忌，莫如明諭該督，興師助越，法人敗餽之餘，復遇大敵，其何以支？孫子云：「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正謂此也。若更忍之，而往返要利，則各國相倣，將益輕視中國，彼時徒喚奈何，不可救藥矣！今一戰而勝，軍威丕振，萬國莫不共仰仁威，是動一日之干戈，靜萬年之邊圉，此事其可緩哉！臣非敢迂論高談，以從戎爲樂事，惟觀世變，日益艱難，敢爲我皇太后皇上剴切陳之。伏懇將臣此疏，飭下各省重臣參議以聞，臣不勝憂憤之至。伏乞聖鑒，謹奏。

劾大臣玩寇疏

翰林潘炳年聯名

爲大臣玩寇棄師，偵軍辱國，明謀罔上，怯戰潛逃，請上查辦，以伸國法，以服人心。恭摺仰祈聖鑒事。臣等於馬江敗後，迭接閩信，具言張佩綸何如璋開警逃竄，竊以挫敗情形，衆目昭著，明見萬里，諒諸臣不敢再有捏飾，是以未敢率行上聞。茲恭讀八月初一日諭旨，方稔該大臣前後奏報，種種虛捏，功罪顛倒，乖謬支離，與臣等所接閩信，判若天涯，不得不爲我皇太后皇上披瀝陳之。初一日，法人遞戰書於揚武管駕張誠，張誠達之何如璋，祕不發。初二日，各國領事商人下船，衆知必戰，入請戒備，張佩綸斥之。出軍火，斬不發。嗣洋教習法人邁達告學童魏泮，畏張佩綸之暴，不敢白。初三日之晨，見法船升火起炮，始馳告，而法人已照會未刻開戰。張佩綸怖，遣魏泮向孤拔乞緩，以詰朝相請。比登敵舟，而砲已發，我船猶未起旋裝藥。敵發巨砲七，福星振威福勝建勝殊死戰，船相繼碎，餘船放火自焚。是役燬輪船九，龍槽師船十餘，小船無數，伏波藝新二艘逃回自鑿沉，林浦陸勇盡潰。而法船僅沉魚雷一。此初三大敗之情形也。張佩綸何如璋甫聞砲聲，卽從船局後山潛遁。是日大雷雨，張佩綸跳而奔，途仆，親曳之行。抵鼓山麓，鄉人拒不納，匿禪寺之下院，距船廠二十餘里。次日奔鼓山麓之彭田鄉。適有吏寄到，督撫覓張佩綸不得，遣弁四探，報者賞錢一千，遂得之。何如璋奔決安施氏祠，鄉人焚祠逐之。晝夜投洋行宿。晨入城，棲兩廣會館，市人又逐之，復踰牆出。張佩綸恐衆蹤跡及之，給何如璋回轍，自駐彭田累日。偵知敵出攻長門，將謀竄出，始回。此張佩綸何如璋狼狽之情形也。何環張兆棟平日狃於和議，於海防毫無布置。藩司沈葆靖尤以戰事爲非，凡屬防餉，輒拒不發款。兵無主帥，餉無專責，議者固知閩師之必敗。所恃爲長城而無怒者，以張佩綸平日侈談兵事，際此

中外戰局伊始，臨事自當確有把握。及閱閩信，陳其種種謬戾情形，則喪師辱國之罪，張佩綸實爲魁首，而何如璋次之。何以言之？朝廷以督撫不知兵，簡張佩綸及劉銘傳。劉銘傳往渡台，則封煤廠，撥法人。張佩綸出都，即聞其言，頗快之。到閩後，一味驕倨，督撫畏其氣燄，事之維謹，排日上謁，直如衙參，竟未籌及防務。至法船駛入馬尾，倉卒入告，張得勝緝引港奸民請辦，張佩綸竟置不理，衆益駭然。而張佩綸尙侈然自大，漫不驚心，水陸各軍，紛紛號召。迨各將請戰，又以朝旨禁勿先發爲諭。臣等不知各口要擊之論，何日電發，不應。初三以前，尙未到閩，即使未到，而諭旨禁其先發，非並輪船起碇，管軍火而亦禁之也。一概不允，衆有以知張佩綸之心矣。身爲將帥，足未嘗登輪船，聚十一艘於馬江，環以自衛。各輪船管駕，連疊陳連艦之非，張佩綸斥之。入白開戰之信，張佩綸又斥之。事急而乞援，緩師於夷，如國體何？開砲而先在竄，如軍令何？中歧在馬尾，彭田乃鼓山後麓，張佩綸自諱其走，欲混爲一，如地勢何？敵舟攻馬尾，張佩綸於是日始竄至彭田，而冒稱力守船廠，如不能掩閩人耳目何？且何如璋暫匿戰書，張佩綸素與之同處，知耶不知耶？臣等不能爲張佩綸解也。臣聞張佩綸敗匿彭田，以請旨逮罪爲詞，實則置身事外。證以外間風聞，張佩綸特與其黨援之人，私函電致，有閩船可據，閩廠可燬，豐潤學士必不可死之語，是則張佩綸早存一不死之心，無怪乎調度乖謬於先，開戰逃脫於後，竟敢肆無忌憚至此也！何如璋實督船政，且夕謀遁，棄廠擅走，已有罪矣。而謀匿戰書，竟有巨測。復於六月一日，將船政存錢貳十六萬兩，藉名採買，私行兌粵，不告支應所紳員，而私交其昌匯豐各洋行，草議其盜國帑，言非無因。張佩綸素以搏擊爲名，何如璋荒謬至此，事後並無一疏之劾，謂非狼狽相依，朋謀罔上，臣等所不敢信。臣維法事之起，督撫並未帶兵出城，該大臣既統兵權，相持一月餘，不得謂籌備不及。戰書既移，學徒纔白，不得謂事發倉猝。輪船十一，水雷百二十，兼以師船陸

勇，不得謂無兵，無船，無械。誰爲厲階，乃一敗不可收拾，非張佩綸何如璋之罪而誰罪乎？若不嚴加懲辦，何以謝死士二千餘人，何以儆沿海七省之將帥，何以服唐炯徐延旭之心，何以塞泰西各國擲榆之口？臣等既有所聞，理合據實公揭，謹繪圖貼說粘附呈進軍機處，恭候御覽。竊懇密派公正不阿之大臣，如彭玉麟等，馳往查辦，據照各摺，徹底根究福州紳民，船政，員弁，工匠，必能言之歷歷。應請飭下欽派大臣，逐一傳問，自可得其罪狀。臣等疏逃微員，何敢冒昧瀆請，第以閩事糜爛至此，父老子弟，哀痛迫切之情，不得不上陳黼座，伏乞皇太后皇上鈞鑒施行，無任惶恐待命之至。謹奏。

呈請彭雪琴宮保代奏疏

佚名

法夷犯順以來，狃於馬江一戰，眇視中朝無將才矣！乃基隆之役，三戰三北，台灣之圍，屢攻屢敗。疊敗於宜光，連挫於鎮海。近復諒山失據，東京之逆餒難張，敵首傷亡，西陲之兇鋒莫逞。增兵非易，籌餉實難，遂藉稅務司赫君德以排解，俯首行成，并假副稅務司金登幹以調停，降心納款。我朝包荒量廣，許以議和，定於三月朔日罷兵。但所議和約，竊意法夷當此窮蹙，急切請和，在我朝稱物平施，不肯佔其利益，必須另立新款，共示公平。不意竟將去年李傅相與福祿諾在津門所議五款，依舊舉行，徒以不索賠款，遂欣然樂從。噫！誰秉國鈞，而竟出此哉？夫法夷之擾東京，衅端開自法夷，曲直昭然，於中國本無索賠之理。然補以兵費，張羅祇急於目前，行此五款，禍害卽貽於日後。今將五款流弊，分析言之。如第一款云，中國南界毗連北圻，法國約明無論遇何機會，或有他人侵犯情事，均應保護。所謂南界者，閩粵滇黔也，若藉法夷保護，屯兵築壘，中朝豈能禁止？苟非屯兵築壘，何以禦他人之侵犯，理固然也。因此乘機起衅，而中法兵端竟無休息矣！且我朝堂堂大國，南界諸省，賴是兵精，

何藉法人爲保護哉？從此鴟張跋扈，更有甚於今者矣！此流弊一也。第二款云，中國南界既經法國與以實據，不虞有侵佔滋擾之事。中國約明將所駐北圻各防營，卽行調回邊界，並於法越已定未定各條，均置不理。夫中國南界，法夷之窺伺久矣，既藉其保護有實據，不虞有侵佔滋擾之事。惟法夷狡然思逞，日以侵掠爲事。素與法國向無干涉者，尙且蠶食鯨吞，况許以南界駐兵？倘或釐起崇朝，利圖速路，恐不虞有侵佔者；居然侵佔矣；不虞有滋擾者，公然滋擾矣！犬羊成性，而况於要盟乎？至於法越已定未定各條，中國均置不理，斯言也，無理甚矣！夫南越係中國藩服，照萬國公法，凡有軍國大政，均須稟請中國，簡派欽使，代爲辦理，所謂君在臣不敢自尊也。今已定未定各條約，均置不理，然則越南今而後非中國附庸耶？既非中國附庸，則法夷願將越南割據矣，其流弊二也。第三款，言法國既感咨商之意，並敬李大臣力顧全局之誠，情願不向索償賠補，中國亦宜許以相連越南北圻之邊界，所有法越與內地貨物，聽憑運銷，日後遣使臣議定稅務，必須格外和衷，期於法國商務極爲有益，此更不能行者。夫今日議和，乃法人之行成也，不索賠補，又無可賠補之理也，安得謂法國感中國咨商之意，並敬李大臣力顧全局之誠，不索賠補哉！况自己情願不索賠補，又安得謂中國亦宜許越南北圻邊界通商哉？既許以在北圻邊界通商，將來滇粵一帶，皆可設立口岸，以爲銷售貨物之埠頭矣。又云，日後遣使臣酌議稅則，務於法國商務極爲有益。試問益者何在，其極者何止？法人之爲是條約者，欲奪英國之利權耳。中外商務，莫大於英，而英商之來中華，均過關納稅，今肯許以法越及內地貨物，聽憑運銷，又遣使臣酌議稅則，將來沿海一帶，法人所運貨物，不肯納稅，卽議稅則，亦必照中國所訂各國稅則，概從未減，方與法夷商務極爲有益。若不輕減，法夷必執和約爲辭，若輕減，則各國必援以爲例。况各國和約，皆有註明，無論何國立約，如於商務有益，各國皆得一體同沾。果爾，則中朝稅務日絀。不特此也，中朝

稅則，與法夷有益，則天下貨物，盡趨海道，由海道而達北寧，由北寧而至漢粵，將見天下商利，皆法夷壟斷獨登。斯時也，特中朝稅務日絀，即各國商務日衰，天下於此多故矣！其步法夷後塵者，接踵而至矣！此流弊三也。第四款云，法越將來議改條款，決不插入傷礙中國威望體面字樣，並將以前所立條款，關礙東京者，盡行銷廢。夫越南係中朝藩服，法人竟視同自主之邦，竟圖佔據，即將來法越通商，議改條款，越廷亦須申明中朝始能定奪。且我朝交鄰有道，仁至義盡，威望冠夫海邦，體面大於天壤，法夷更何從傷礙耶？觀其所云，既感中國客商之意，並敬李大臣力顧全局之誠，則不傷礙已傷礙矣。所謂咨商者，請和之意也。此次議和，乃中朝請成於法夷，故法夷感之也。所謂力顧者，必有不能顧而後力顧也，不傷礙而何？若以前所立關礙東京條款，此則理宜銷廢者，可不待言矣。第五款言，此約既經彼此簽押，兩國即派全權大臣，限三月後，悉照以上所定各節，會議詳細條款。此約繕寫中法文各兩份，在天津簽押蓋印，各執一分爲據。按公法通例，以法文爲正。考萬國公法及中朝與各國所立和約，俱以華文爲正。且法人性情叵測，恐有刪改條款，塗鴉字句，如去年所定諒山退兵之期，法夷擅將時日塗改，以此齟齬，互相爭執，今立條款，可不慎乎？然五款而論，何款非法人佔據便宜，何款非中朝深受流弊，論者不得謂之和約，直可謂之勒約，不意當軸者竟爲法夷勒而甘立此約也。嗟夫！力顧全局者果如是耶？雖然，草茅下士，何敢上議朝章，惟是蒿目時艱，關心國事，當此中法議和，實不敢不即管窺所及者，冒昧直陳，亦未始不足上助高深於萬一也。謹呈宮保鈞鑒。可否據情入告之處，仍候鈞裁。

19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29-30-31-32-33-34-35-36-37-38-39-40-41-42-43-44-45-46-47-48-49-50-51-52-53-54-55-56-57-58-59-60-61-62-63-64-65-66-67-68-69-70-71-72-73-74-75-76-77-78-79-80-81-82-83-84-85-86-87-88-89-90-91-92-93-94-95-96-97-98-99-100

第二編 論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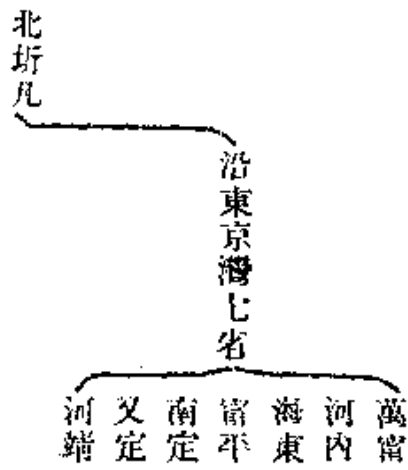
越南小志

佚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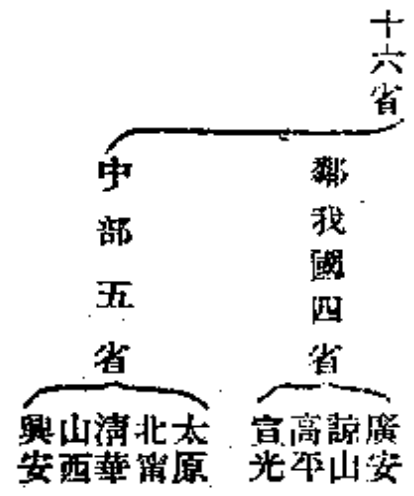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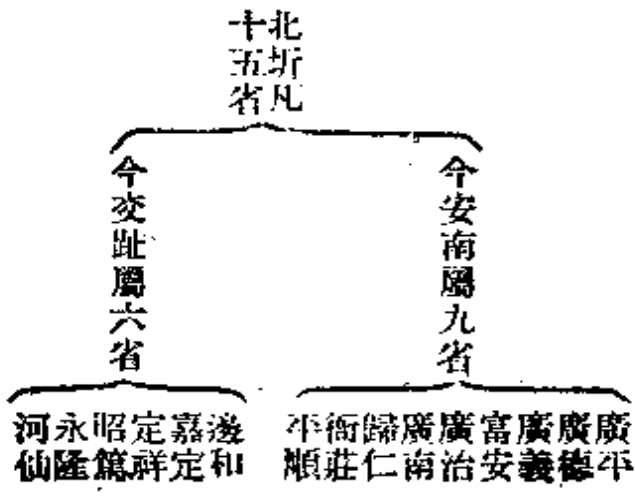
一 地志

越南在亞洲中央，東北與我兩粵雲南三省毗連，西與老撾為鄰，東接東京灣。地勢西北多山嶺，沿海多平陸，形若長蛇。南北贏而西東狹，截長補短，計面積二十四萬五千餘方里。人口約二千萬，土地曠饒，物產繁庶，尤富於五金礦，實亞洲一舊國也。當法人占領以前，其地分北圻南圻兩大部，北圻非今法人所號為東京(Tonkin)屬者，凡十六省。

25



南圻卽今法人所稱安南 (Annam) 屬及交趾 (Cochin-china) 屬者，凡十五省。



自昔一切制度，皆仿我國。其省幅員不廣，僅抵我一二縣，然大省猶置府五六，小省亦二三，府有數縣，縣有數村，村亦置社及鄉，省有督撫藩臬，府縣皆有知事，郡村社鄉皆有長，此舊制也。

全國爲一大連山，二大平原所組織而成。二大平原者，一爲紅河及其支流之灌域，二爲湄公河及其支流之灌域。二平原之間，則所謂連山，幹脈發於雲南及岡伯特地界，劃紅河湄公河之中心。兩河皆發原雲南，紅河尤爲我國歷史上通越之孔道。（唐咸通間雲南、南詔王往來於東京河內府，皆由紅河，明永樂二年成祖征安南時分軍爲二，大將張輔將第一軍自廣西入東京，大將沐晟將第二軍自雲南經紅河入東京）湄公則爲越境最大河，與緬甸暹羅爲界。近年英法兩國協議定爲永久中立地域者也。

二 建國沿革及與我國交涉

越南通中國最早。「堯典」已有「宅南交」之文。周成王時，越裳氏重九譯，來獻白雉，卽其地也。秦時闢地極遠，收之置日南交趾林邑象郡等郡。秦末海內鼎沸，南海尉趙佗擁衆自帝，國號南越，實兼王其地。漢武平南越，分其地爲儋耳珠厓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日南九真凡九郡，置交州刺史領之。交趾日南九真，卽今越南也。而刺史駐廣州轄屬焉。後漢改稱交州。黃巾之亂，士大夫多避地往焉。六朝復稱交趾郡。唐武德中，改交州總管府，至德中，改安南都護府，卽安南所由得名也。自唐以前，世內屬爲郡縣，與腹地等。五代時土宇分崩，祖國皆爲藩鎮所割據，安南邊徼紛擾逾甚。有楊廷藝紹洪等，迭自署爲交趾節度使。後廷藝以牙將丁公著，擁驩州刺史，公著死，子部領繼之，蓋不奉寇，部民德焉。乃推爲交州帥，號曰大勝王。時宋藝祖奪國於孤寡之手，儉安無遠略，以玉斧畫天南界，曰此外非我所有，弘望越南爲哉。於是越南始離中國而獨立。彼中所號爲丁先皇者，卽公著之孫，部領之子，